

續

藏

書

續藏書二十一卷目錄

理學名臣

薛文清公瑄

別見內閣輔臣

聘君吳公與弼

附 陳海雍

陳文恭公獻章

附 陳真晟 胡居仁 劉閔

莊定山公景

賀給事公欽

章文懿公懋

羅文毅公倫

丁副使公璣

鄒吏目公智

陳御史公茂烈

蔡祭酒公清

王文成公守仁

別見勲封名臣

儲文懿公瓘

續藏書二十一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三十一

理學名臣

聘君吳公

事 景帝 裕陵

公名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父溥爲國子司業事建文永樂中爲翰林修譔公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塾已嶷然不凡年十九見伊洛淵源錄日夜翫讀至程伯淳亦有獵心喜曰審如是吾亦可學爲聖賢遂去舉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收斂身心沉潛義理足不下樓者二年中歲家

貧、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耕稼、手足胼胝、非其道

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飲食誨教、天順

元年、石亨或以公薦自石亨爲師病不知景泰中已遣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留中數日、上

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

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上曰

善、卿草勅、加束帛、遣使聘處士、勅曰、朕承祖宗不

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成無爲

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潛心經

史、博洽古今、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略、顧乃嘉

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諒爾於行藏之宜處之當矣今特遣行人曹隆詣爾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比至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官寮侍太子講學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殿顧問上曰然又乞與館次供張上曰然已而見上文華殿公辭官上曰前公前上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

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
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
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年六十八實不
能供職言上曰宮寮優閑不必辭公辭益力上賜
文幣八酒牢廩遣內臣牛玉送館次上起顧南陽
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公三辭不允遂憫病篤
上又諭南陽曰與弼召至何爲不受職卽受職必欲
歸山俟秋涼亦不固留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
朕諭此意公固辭不受留京師二月求歸益切南陽

公辭官必有深見

爲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陛下第老且

病進退狼狽幸陛下包荒許再上疏辭幸甚上

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之禮賢亦千古美談也

上首肯曰旣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歸與璽書令

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頓首曰帝王盛德事也公陳

十事復表謝而歸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習次灑落

師道尊嚴善感悟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

不弛學力勝胡敬齋百倍從祀舍吳而取胡何耶

性情有孔門陋巷風雩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

文兵法陰陽易上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

不務著述云清江有陳海雍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
遯世無悶公雅敬重之白沙嘗以周易疑義質公公
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言往謁適龍潭
雨中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信宿辯折疑義
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翰林檢討陳公

事

裕陵

茂陵

公名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正統十二年舉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吳康齋講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特

受翰林檢討而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自後屢薦不起，或勸之著述，不荅。弘治十三年卒。學者稱龜谷。白沙先生萬曆中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公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

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腠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康齋之有白沙，猶李挺之之有康節，始求之博，久之曰：雜矣！又求之靜，久之曰：偏矣！雜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

而後獲也。其立志甚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
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寄興于風
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是時有布衣陳
真晟，字晦德，又字剩夫，漳人也。人稱陳布衣，骨格高
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能自拔
于俗，專心儒業。嘗至福州應試，聞有司防察過嚴，無
待士禮，走歸。自是不復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
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
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

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說，不報。及書上下禮部看議，竟寢。既而走臨川，就正康齋，貸其家直得五金，攜兄子一人行。戒之曰：我死，卽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某墓。至江西，張元禎止之宿，扣其

學大加稱許曰無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教人專一
靜坐卒年六十四後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
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提學
副使姚鏌祀之鄉賢祠又有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
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
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
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敬爲要因名敬齋
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
造次顚沛未嘗少違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

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門人吏部侍郎余祐曰、先生弱冠時、奮志聖學、往遊康齋先生門、退而藏修于家、讀書窮理、存諸心者、不以一時或息、反諸身者、不以一事或遺、久之則知益精、守益固、養益裕、而所得益深矣、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萬曆中、追謚文敬、從祀孔子廟庭、又有莆田劉閔、恭慎醇

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劉太
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必致閔曰對劉君
鄙吝自消詳見孝義傳

郎中莊公

事

茂陵

泰陵

公名昶字孟暘江浦人成化二年進士庶吉士授翰林檢討與羅倫陳獻章友未幾與編修章懋黃仲昭上培養君德疏曰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詩臣等各授一帖內開花果烟火等項面帖詩讚題目仍令依舊格擬進及觀舊格俱是翫好之物鄙褻之詞臣謂陛下卽位之初下溫詔放田租絕貢獻停不急之務與民息

肩天下欣然承望太平久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
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
每歲常例也一聞大臣之疏而遂罷且因災異勅
諭羣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未嘗不頌陛下從
善如流今日之舉或兩宮在上陛下欲極孝養
以奉其懽耳然大孝養志不在翫好母后恭儉德
著天下不在烟火况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離亂
北虜毛里孩包藏禍心江西湖廣大旱數千里正宵
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之日臣知陛下

下決不暇爲此也。且翰林以論思代言爲職，雖供奉文字而鄙俚不經之詞，豈宜撰進，嘗伏讀宣宗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是以不敢妄陳疏入，謫桂陽州判官，給事中毛弘御史陳莊論救，改南京行人司副。久之以家艱去，不復起居定山垂三十年。有薦公者，召至京。徐文靖公言：當復公官翰林，竟復司副，遷南監封郎中，得風疾，遷延野寺。明年乞告，未得允，輒歸。又明年罷。

叅議賀公

事

茂陵

秦陵

公名欽字克恭別號醫問先生世縣定海其先戍廣寧後屯爲遼西人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夕翫讀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白此人所難沙旣別肖其像近日楊復所少宰事羅近溪先生亦然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薦授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

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爲士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俾參大政或任經筵使養君德三曰遵祖訓以處內官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關防出入等事而已近年如王振喜寧舒良王誠曹吉祥牛玉汪直尚銘梁方陳喜輩或陷主虜庭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啓釁流毒邊徼或恃寵招權納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

虛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宜深鑒已往之弊，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權，則非惟國家無疆之福，亦宦官無疆之福也。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謂墜下紹基之初，舉行朱子喪葬之禮，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頽敗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報聞。允。公辭。正德四年，逆瑾括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貪故，遂先發，聚衆縱火劫財，大擾然相。

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黃門公聞，往諭之曰：渠輩旣知悔，卽不殺人可解。鎮城當有人至爾輩，直拜跪求生，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有言軍至且勦者，衆復呼譟曰：賀黃門無謾語。又趨跪公里門，公曰：城中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必有爾無恐。衆遂定。城中不傷一人。公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昏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

臺子士諮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
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

事

茂陵
康陵

泰陵
永陵

公名懋字德懋蘭谿人成化二年禮部貢士第一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逾年除編修內庭張燈下詞臣賦詩公謂莊景黃仲昭曰國家無事海宇治安內廷燃燈朝士踏歌蓋天子仁聖孝奉二官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也則斯舉固足以爲樂然大孝養志吾輩盡諫明日三人同上章以培養聖德爲言上怒杖三人闕下左遷知臨武縣稱三君子時羅一峰論內閣大臣起復非禮亦謫官又稱爲

翰林四諫公未行給事中毛玉論救改南京大理左評事一考陞福建按察僉事其議處番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絕盜托清軍以擒泰寧之寇先賑濟以平尤沙之賊善政卓然一考至吏部乞致仕時年四十一閉門卻埽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執業問難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累薦弘治十二年召謝文肅爲北監祭酒十四年召公祭酒南監時遭父喪力辭詔增司業員聽終制赴官十六年復闕上任尋上修舉學政條陳弊政二疏正德元年陳

言治道要務五事再疏乞休夫允任滿三載疏引年
不待報歸復三疏始得請五年陞南太常卿辭六年
陞南禮部侍郎辭嘉靖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襟
懷坦蕩不修城府望之龐朴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
見誠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或以不情處之亦
不逆億也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經
援古確乎不易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年歷
俸僅滿三考其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姜僉事麟
贊公喜怒不形於色恩怨不槩於心矜伐不出諸口

驕秦不措於身。碩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揜。以闇然自

贊其佳

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耒。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鷺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少保。謚文懿。子孫皆天孫。誥又不慧。晚有子接公卒。特恩與國子生從子極。歷官工部尚書。直學士行。

翰林修謨羅公

事

茂陵

公名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成化二年進士第一策對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去下句公不從爲翰林修謨會南陽起復公詣私第言不可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謫副提舉福建市舶自是臺省少起復者明年召復官改南京尋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知公者

謂公有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至其心所欲爲，而力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公嗜學好古，篤志力行，避惡若涅，聞善若驚，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人，或助之堂食錢，謝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歿於途，輒解覆去。客晨至留飯，倩之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白沙稱公才大不可及，其志青天白日云。

副使丁公

事 茂陵

公名璣字玉夫鎮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凝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慎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

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日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清、制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五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鬻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巧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辦此一片心事、君敢服、爲欺耶內閣倪文

毅掌銓卽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清遠山水暴發而沒翼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竦有百煉之剛以儀禮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一出天性蓋儒

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魯齋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污之中、任道甚力、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潤云、

吏目鄒公

事

茂陵

公名智字汝愚合州人成化二十三年進士生而穎敏過人年十二能文章經史一目卽不忘嘗居龍泉庵掃樹葉焚照讀書如是三年文思警拔千言立就改庶吉士翰林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言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南京兵部尚書致仕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兵部尚書致仕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直隸巡撫右副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弘治三年御史壽州湯鼎劾萬劉尹萬尹去劉獨留恨鼎御史魏璋附劉劉啖璋能去鼎陞僉都御史璋卽草疏署陳景隆等名劾鼎與壽州知州劉槃妄言朝政嫉公者因入公名下詔獄公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獄官苦訊公公書詞曰智與今湯鼎等往來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

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當事者恨公坐公、鼂獩妖言惑衆、罪死、刑部侍郎彭韶辭不判、徐文靖公亦力言、吾輩不可使朝廷有殺諫臣名、始獲免、左遷廣東石城所吏目、鼂謫戍河西、公既謫、毅然就道、衣結屨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總督都御史秦紘檄遣董修、齎書得居廣城、與陳白沙遊、四年暴疾卒、年二十六、

御史陳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成籍興化遂居郡梅峯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曰省豈非學之法與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寡婦財誣

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霽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者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自執小汕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

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直耳。正德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旣又援侍郎潘禮例，奏給月米。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荷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居。

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
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
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
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
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達揚爲後
都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
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
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旣深而充養亦熟隱衷粹行對
天地質鬼神鄉國敬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鄭端簡論曰黃伯固輩陳時周茂烈二公皆莆產忠
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
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國子祭酒蔡公

事

茂陵

泰

公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二十年進士爲禮部主事三年三原用之吏部竟復禮部乞南又請告起按察副使督學江西賀藩王壽且獨去朝服中蔽膝三司官舊用朔望朝王次日謁孔子公請三司先謁孔子藩王素憾林俊讒者因言公與林厚遂忌公伺公短使人傳謗京師欲併逐公一日宴藩王所譏公不能詩文公據理正對拂其意僚友又有相傾者遂決意引疾致仕去逆瑾專政起國子祭酒以厭人心而

公則已卒矣。公明經篤學，氣清色和，外簡而內辯，嘗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今吾數口之家，生計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見。」又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又三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徒就一已之私而已。

侍郎儲文懿公

事

茂陵

泰陵

康陵

公名瓘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在考功出入三年減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故事又明年入戶部爲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

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起公時瑾雖誅諸倖倭繼用公亦不樂明年又乞休去七年起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李贄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心齋之子東崖公贄之師東崖之學雖出自庭訓然齋先生在日親遣之事龍谿於越東

與龍谿之友月泉老衲矣所得更深邃也東崖幼時
親見陽明

續藏書卷二十一終

續藏書二十二卷目錄

理學名臣

湛文簡公若水

呂文簡公枬

附 馬汝驥 王道 穆孔暉

鄒文莊公守益

附 子善 孫德涵 德溥

王心齋公艮

附 子璧 林春

董蘿石公澐

附 子穀

王龍溪公畿

唐荆川公順之

羅文恭公洪先

羅近溪公汝芳

殷侍郎公邁

張諭德公元忭

楊侍郎公起元

目錄終一

續藏書卷二十二

理學名臣

尚書湛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若水字元明廣東增城人性穎敏自少知學弘治壬子以書魁其倫尋從白沙先生遊卽以隨處體認天理爲宗白沙曰此子參前倚衡之學也自是潛心默會日有所得遂焚去路引誓不復仕後以母命出僉事徐紘爲勸駕赴南雍祭酒章懋試晬面盤背論甚奇之乙丑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主考撫其

卷曰此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拔第二名賜進士高等
選爲翰林庶吉士擢編修時陽明王公在吏部相與
倡道京師場屋所取士修撰呂柟主事王崇輩和之
道價日著學者稱甘泉先生久之使安南冊封國王
黎暲却其餽不受正德丁亥奉母喪歸葬荷塘廬墓
三年墓產瑞瓜人以爲孝感所致卜築西樵多士來
學支與日給錢米開禮舍于僧寺至齋戒三日習禮
成而後聽講講必端坐觀心不遽與言嘉靖初趨
朝考九年滿陞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開講院

與諸生論學。刻心性圖說。未滿考。陞禮部侍郎。先後有勤聖學等疏。凡數十上。總爲獻納。編又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以進。累遷南禮吏兵三部尚書。置新泉三山二莊講學于新泉書院。江都休寧貴池等處公書院所在。而是滿九年考吏部奏其績。上以年逾七十許致仕。所著有遵道錄樵語古文小學四書測二禮經傳測春秋正傳古易經傳測學庸訓測前後詩文集不啻千百卷。門人在監者永康程文德武陵蔣信最知名。皆極力薦拔。位至通顯。平生足跡所

至必建書院祀白沙雖田莊亦然嘗於所居天闢精
舍叅贊尚書府立祝 聖所置倉廩館穀多士又至

衡山建白沙書院置田五頃歸復取白雲山爲白沙
祠平生志篤而力勤無處不授徒無日不講學從遊
者殆徧天下所論以自然爲本體以勿忘勿助爲工
夫大抵得之師門爲多白沙嘗謂曰人與天地同體
四時行百物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爲造化之主善學
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得轉耳學以自然爲宗
不可不理會又曰學以自然爲宗承喻日來頗有湊

泊處譬之適千里者起脚不差必有所到自然之樂
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又示以詩曰。有學無學
有覺無覺。千金一瓠。萬金一諾。天命流行。真機活潑。
水到渠成。鳶飛魚躍。德山莫杖。臨濟莫喝。萬化自然。
太虛何說。繡羅一方。金鍼誰掇。其得於指授者如此。
庚申四月丁巳卒于所居小禺洞。年九十五。有大星
隕于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公在南都久。春時勸
農躬詣田畝。閔俗侈汰。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
禮舉。都人無不樂從。有劉公廟。聚衆燒香。爲沈其像。

於江絕衆惑貧者或以火葬公買地城四郊爲漏澤園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

侍郎呂文簡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補，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居涇水之陽，學者稱涇野先生。祖彬卿葬日，壙中有聲如雷，卜者以爲當顯。六世後，六傳至溥，生公。果符卜言。公資性穎悟，始就傳習，勿儀郎中高選，奇之，曰：「此大器也。」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鼎，卽志聖賢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遂菴王虎谷拔入正學書院，嘗夢明道東萊親爲指授，而義理愈精。熊李立叅政聞其賢，

欲延爲塾師、公以禮無往、教辭之、乃遣其子就學山寺、未幾聞父疾奔還、二公用驛馬追送、弗受、疾平、移居雲槐精舍、從遊者日衆、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刻其文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行臈、林縣馬敬臣、輟舉業而講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孝廟賓天、衆在順天府哭臨、惟具禮耳、公則涕淚交下、通國異而譁之、弗恤也、孫行人歿爲之服衰、拜送弔客、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先是康對山爲會試同考、批

其卷云、卷甚佳、惜力微、不能首薦、子然子自當魁天下矣、自鄉試至是、僅八年、有成帙詩文集、爲翰林修撰、受祿祀先、祝稱某之子某、聞者羨其知禮、父母書至、對使拜受、退而跪讀、其他親友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必爲位哭奠饋遺、非禮不受、逆瑾擅權、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且却其賀、瑾不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上入宮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遂與何柏齋相繼引疾去、何亦當時所不能容者、遣官校偵其過

不得至半途返公抵家數月瑾誅陝之縉紳株連者
無算人以是服其先見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焉
父或因小失責次子梓公跪而同受責父怒旋解科
道薦剡交上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
止咸和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慾太
祖一舉而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賈山
借秦爲喻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
吾獨不能爲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官災復
應詔陳言六事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

尤人所不敢言以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夜
衣帶不解晝履無聲及其卒也痛哭嘔血將葬時大
雨如注跣蹣踊蹈泥淖中道路環視有泣下者葬畢
廬於中門外旦夕不輟自成服奠葬遷柩題主以及
卒哭三虞大小祥禫斟酌損益各有儀注楊東江輩
葬父母咸踵其遺意行之鎮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幣
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金求書者公峻拒之曰
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相視也客慚而退都
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珪累薦適世廟入

繼大統首召公遂幡然有用世志壬午與修武
廟實錄上御經筵當進講是日值仁祖淳皇后
忌辰因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臆之
疏勸勤聖學以爲新政之助略曰學貴力行而知要
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
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興意見
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官知州缺
攝行州事於是恤焚獨減丁役勸農桑築堤以護鹽

池開渠以興水利載諸署解文移者可考也已又聚
耆民鄉長講讀教民榜文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
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
馬溫公祠正首陽夷齊墓訂雲長關公集迎其母躬
孝養爲百姓先鄰近及遠方學者日衆御史爲闢解
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之節歌風
雅之詩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
薦稱其爲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
哭送河干去後州人爲之立碑塑像以志不忘云陞

南吏部考功司郎中尚寶司卿政務清簡得閑門讀書兼設教驚峰精藍吳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時張相國應詔道出南都有醪禮爲賀者公托以官卑俸薄拒之通政王張之甥也轉北祭酒通國送之江上公獨不往張銜之欲乘機罷其官不果陞南太常少卿太常會飲皆役樂籍更有雜差公悉與寬免禁道士俗粧每月朔望令演樂二次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自庚寅至甲午在南都六年乙未始入爲北祭酒監中教典士氣踴弛不振久矣遂以道

範師模嚴自表樹敦禮讓勤講習棄去一切繁文一
二貴游子弟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而乞差爭撥之
風頓息有以敷教在寬規者對曰寬非縱肆乃日刮
月剝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曰敬敷則曷嘗不
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今人才不古豈古
今人真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率多因循姑
息而不知人才日下也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
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本季試諸生必刻其文之優者
以式德行著稱者則揭之榜仍早撥歷以示勸病者

問而醫之、死者賻而歸之、間取儀禮、及爲詩樂圖譜、分日講解禮義之俗、絃歌之聲、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又言之吏部、謫一監丞、兩廳六堂諸屬、罔不清慎、不但教及諸生、雖歷事監生、觀政進士、向學中官、亦從而質疑問難、奏減歷日、以通淹滯、申飭監規、五事、請之上、皆報可。識者以爲自宋吳李章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孝陵。衆將着緋、公曰、望墓生哀、宜青衣角帶。衆從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察長霍走簡、歛

祭張故相公峻拒之且云一變而爲正人有何不可

如此

其亢直敢言如此上將躬視承天陵累疏勸止

留中未出捧表賀萬壽節道出河南見餓孍相枕

藉語所在隨宜堊之朝賀禮畢值天變遂乞致仕歸

事疾淑人敬養備至不殊生母疾病頭風怯寒親製

艾襪乃安歲饑以俸餘賑其族人事叔博如父姊適

劉家貧常分財濟之痛宋外祖無嗣每展墓垂涕不

止從舅宋瑾流同州務尋訪還其鄉卒哀毀亦不殊

生母未及葬以壬寅六月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

理學名臣

卷二十二

九

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有大星隕於華陰弔者以千計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皆設奠位持心喪計聞

上爲輟朝一日

賜諭祭

命有司營壙事公頭顱

圓潤體貌豐隆海口童顏輪耳方面兩目炯炯有神雖官三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座止圖書室無媵妾家無長物平生不以私事于人亦不受人私干門人相守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詭情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

可也。有劾甘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使明時有僞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同時有馬汝驥，字仲房，綏德人。正德十二年進士，卒。謚文簡。武城王道，字純甫，正德六年進士，歷官吏部侍郎。謚文定。棠邑穆孔暉，字伯潛，官太常卿。謚文

簡三人皆淳懿端亮深於理學有文學負時望難進
易退未究其用而卒善類惜之

侍郎鄒文莊公

事

康陵

永陵

公名守益字謙之安福縣人父賢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司僉事年十七舉江西鄉試正德辛未會試陽明先生爲同考賞識之拔爲第一廷試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踰年告歸壹意問學嘗讀中庸嘆曰程朱補格致傳而中庸首言慎獨不及格物者何耶積疑於懷會陽明先生開府虔臺公往謁論辯反覆間夙疑冰釋曰道在是矣自是從陽明先生擒宸濠周旋兵間者久之嘉靖初起公復謁陽明先生於越

留月餘、陽明戀戀不能別、問人問之、曰、曾子所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謙之近之矣、會大禮議起、上書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公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公顧常自訟曰、如保赤子、愧未能也、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良暨諸賢講學、興禮風、動隣郡、徽寧池太間、志學之風、至今冠江左、公啓之也、丁亥陞南主客郎中、踰年文成卒於師、公服心喪、在部日與湛甘泉、呂涇野聚講、辛卯請告、趨會稽、哭文成、存撫其孤、聚

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戊戌起南京吏部考功郎中
己亥奉 旨簡宮僚 召入爲司經局洗馬充 經
筵講官應 詔上薛文清公從祀議時與徐文貞階
羅文恭洪先唐荆川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衆居
頃之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
而遠之也尋改南監祭酒公遵成憲申章程立號冊
俾出入相友淑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
居無何九廟災大臣當自陳公疏中寓交儆意讒
者因中傷之竟解官歸壬戌公年七十有二九月中

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隆慶初
贈南京禮部右侍郎謚文莊集若干卷行於世嘗語
學者曰人心之靈萬古一日目分黑白口辨甘苦鼻
別香臭今之人有異三代乎是非在人猶黑白甘苦
謂人無是非之心誣其心者也夫孩提而知愛敬入
井而知惻隱噉齟而知羞惡豈待教而後能哉心之
靈明知是知非若黑白甘苦井然不爽自慊自欺在
已而已又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
放逸謂之戒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

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亦誤認覺與平等矣。公之持論類如此。平居與學者接，不言而使人意消，說者謂溫良恭儉讓之風，感人動物，有出於言語作爲外者。師門一時相推重，不虛耳。子善、太僕卿孫德涵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知學，能世其家。

心齋王公

公名良字汝止泰州安豐場人場俗故業鹽無宿學者而汝止孝出天性寒日見親以急務盥冷水乃痛哭曰某爲子而令親天寒盥冷水乎何用人子爲出代親役入掃舍奉席晨省夜定如古禮唯謹久之行益純忽心量洞明悟性無礙而天地萬物爲一體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體中題其坐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卽悟入時已能如此於是謝役秉禮爲儒者而人未之識也益有年王文成以副都御史撫江

西矣。江西人有客安豐者，聞汝止說論語，詫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汝止乃大喜。卽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爲贄，以賓禮見文成，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文成居越，時時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也。」辭還家，駕小車從二僕北行。所至以師說化導，所至人聚觀聽者，無慮千百。抵京，同志相顧愕眙，共匿車勸止，留一月，竟

諸衆心而反而汝止意終遠矣汝止骨剛氣和性靈
朗徹見人眉睫卽知其所存學者意慮稍疎漏見之
不敢正而視也接引人無間僕隸雖顯貴悍戾不說
學者聞言皆愧悔謝不及有蓄疑不解者旁及他事
使本疑頓解機應響疾諸聲應氣求者望庭爲歸與
剖析精審莫不虛往實還而喜溢色眉也蓋汝止之
學以悟性爲宗以反己爲要以孝弟爲實以樂學爲
門以太虛爲宅以古今爲旦暮以明學啓後爲重任
以九二見龍爲正位以孔氏爲家法其言曰只心有

所向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極而太極又曰知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與焉魚飛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有問放心難収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卽事是心更無心矣卽心是事更無事矣郡守召辭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學不誠矣往教教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三三子者是某之仕也或勸之著述不應洪御史垣

構舍居其徒吳御史忼抗疏薦不報大學士趙貞吉
誌其墓以爲契聖歸真生知之亞晚作格物要旨
冠仁方諸篇或百世不可易云生五子衣璧裋補雍皆
有立而璧最知名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
齡隨父之陽明公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公命童子歌
多囁嚅不能應宗順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公召視
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
授之學是時龍谿緒山王芝皆在公左右宗順以公
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之越復留者八年師友

相淘汰氣竦神涌耳新目明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繇枝葉而達其根派流而遡其源沛如也久之陽明卒於師心齋始授徒淮南宗順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陽明之存也心齋歿宗順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沓至羅近谿守宛則迎之蔡春臺守蘇則迎之李文定迎之興化宋中丞迎之吉安李計部迎之真州董郡丞迎之建寧餘殆難悉數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爲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天

臺耿公嘗晤宗順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
自謂若何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
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聞者大賞其言
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
欲以去楊道南紀之云東崖子至而論學也問學何
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
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
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
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

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舒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邪？曰：樂卽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顧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蓋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平生孔孟之言，未嘗一日去於口，其推而與世共也，未嘗一日忘於心，而大意具此矣。居恒不煩繩削。

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不一盼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爲竟日乃罷蓋心齋以修身格物爲鵠宗順嚴取予敦孝弟聯宗族關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淩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宗順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母使近諭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夫宗順之才藉有所會其度其功業豈有旣哉乃終其身一不屑意蓋自心齋絕去利祿一以明道覺人爲任此儀封人得於孔子者當時不

盡知也。而宗順父子守所聞於古，至再世不稍變鳴呼。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心齋之興，從遊者甚衆。推馴謹者，以林春子仁爲第一。

林春，字子仁，亦泰州人。子仁生平束修之間，畏之若苞苴，行必愜人情之所安，故不爲鬼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不爲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儼巧慧辯，未嘗一有濡膩也。起家爲會試舉首，登進士第，官吏曹，至文選郎中，吏部稱文選至要重，故峻其門第，雖親故不往拜。子仁獨門無留賓，同志中雖名

位絕不相埒者、悛悛下之惟謹、出部則徧走刺諸賓客、夜則挾衾被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其論學輒曰、吾師心齋說如是、惟恐人之不入意、烝烝如也、而同志日臻、是時縉紳士以學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惟山陰王汝中畿、志行惇樸、則推子仁、與吉水羅達夫洪先、達夫於朋友中最沈密矣、然子仁猶面疵之、以其露才也、然子仁本以長厚清苦、謹繩墨自立、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自程度而時學、徵本體益精、頗以子仁爲

未至卽子仁亦自歎曰此治病於標者也然其後蕩
者失所歸而子仁終以質行名子仁官吏曹久以母
病謝歸養掌選事慎擇監司守令而賢同志者薦進
之恐後其論選曹之職上欲以其心通於君相與冢
宰之心下欲以其心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
宰之心未必皆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之心未必
相冢宰之心誠令相冢宰之心與天下之人心合則
吾職舉吾志行矣其自任如此

蘿石董公

海寧董蘿石澣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
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吟詠至廢寢食
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也
已遊會稽聞王文成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
訪之入門長揖踞上坐文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
敬之又詢知其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退謂
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
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

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旣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文成、文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

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
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
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
之誠積若茲縑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予
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
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
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閔然其非笑指
斥若惟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
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

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曰。有聞益克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

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鬚於渤海。而振羽於雲霓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自號曰從吾道人。子穀仕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郎中王公

事 永陵

公名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人駭而不信公首往受業焉公弱冠以高才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爲諸士言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曰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公往不荅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

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曷往焉、公曰、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魏水洲、王瑤湖、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公、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場屋、所爲文、直寫已見、不數數於時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等、而同門錢緒山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公語緒山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

時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公與緒山分教之。而公所興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公謂夫子隨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卽是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

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公曰學須自證自悟若執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

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卽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爲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爲躡等。今

既說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
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
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
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
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脉
始歸於一云文成發丹公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玄
旨文成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詔之公從旁語曰心
非有非無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
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可之

文成至洪都鄒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文成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公方偕緒山赴廷試聞變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公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間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

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公取正焉心喪畢壬辰始赴
廷對時相張永嘉欲置一甲不果開吉士科道之選
欲引之公不應久之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
已待補時相夏貴溪言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公
門生也首以公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
阻一往投刺乃可公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
貴溪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視我爲
何如人遂大恨公補南武選會三殿災詔求直言
六科疏薦王畿學有淵源宜列清班備顧問貴溪票

旨詆爲僞學而罷薦首吏科都給事戚賢官公再疏
乞休銓司報予告矣踰年當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
應旂曰王某僞學有明旨卽黜一不可遺考功雖
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時知公者交以書責考功
唐太史順之至以爲不復知人間廉恥事考功怒遂
決去以快意而因厚自結於貴溪故公名雖高仕竟
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心而孳孳以講學爲務所至接
引無倦色自兩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盛會
常數百人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

不肖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
應約，有密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纔離家出遊，精神意
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
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
情俗態，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
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
性命，則是衆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
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於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
門宗說，幸有所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

明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憶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旨、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自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間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萬曆癸未卒、年八十六、

萬曆癸未十二月十六日、後學溫陵李贄聞

龍溪先生之訃、爲位於龍潭以奠、而告之曰、先生聖
代儒宗、人天法眼、白玉無瑕、黃金百鍊、今其沒矣、後
將何仰、吾聞先生少遊陽明先生之門、旣以一往而
超詣、中升西河夫子之坐、遂至殁身而不替、要以朋
來爲樂、今不以不知而慍也、真得乎不遷不貳之宗
正、欲人知而信、今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
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
十紀矣、以故四域之內、或皓首而執經、五陵之間、多

繼世以傳業遂令良知密藏昭然揭日月而行中天
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非直斯文之
未喪實見吾道之大明先生之功於斯爲盛憶昔淮
南兒孫布地猗與盛與不可及矣今觀先生淵流更
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怪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
愛道是以不知前誰能知此人付託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
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已是以不念兒孫陷溺之苦而
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
道也是失已也非成已也先生其忍之乎嗟我先生

唯以世人之聾瞽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
解嘲也唯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
胡越必相拯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託
之重所不能已也此予小子所以一面先生而遂信
其爲非常人也雖生也晚居非近其所爲凝眸而注
神傾心而悚聽者獨先生爾矣先生今旣沒矣余小
子將何仰乎嗟乎嘿而成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咕嗶其語言以
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

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神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故因聞先生之訃也獨反覆而致意焉先生神遊八極道冠終古天壽不二生死若一吾知先生雖亡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其必以我爲知先生也夫尚饗

僉都御史唐公

事 永陵

公名順之字應德武進人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遂菴內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公以年筮仕守已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菴洪先也自與羅公見知其人品甚高因定爲石交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瘵疾而學問文章未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自立之地庚寅春䟽病得歸值母艱服闋無赴官意以父有懷公教乃

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
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關節畱滯不時用公卽密白
其賢擢科與道不使其人知之羅峰相公改各屬官
爲翰林部中首舉公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錄于時
王遵岩陳后岡高蘇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公作
心服之而公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
得之趣公尤自歛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第寓
京師公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
矣校對完例當陞賞公不欲受又以羅峰愛已將遠

其嫵遂告歸張緣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于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贊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府積公所却至三千金會皇太子立妙選宮僚上面諭宰臣起公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自是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邑者必先禮於其廬以得見爲榮剡薦殆無虛日獨雲川舒侍御之薦章有曰學以聖賢爲法道以經濟自期立朝著蹇諤正直

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正氣
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其真矣公喜靜坐樂與
方外之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而其苦行
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于今之儒也居
恒于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于歷笑尤精文
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追李杜然嘗曰此不過應酬
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後文字更何如耳與人無
間於貴賤貧富惟投其機則言笑無厭有所拂則拂
然見於顏面遇之途亦爲之趨避曰匿怨而友吾弗

爲也。其與人言，罄竭底蘊，若無所不盡。事關機要，則深沈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于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淡，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瘡痍困頓，又若痾癢切身，思救援之，如不及。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爲，不能爲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審武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奴起釁，流血東南，公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懷公喪，而趙文華者，以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公，與陳機略，且

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公
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尋陞北部職方員外堅臥不
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旨促行不得已赴京陞
本司郎中 陛見後卽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
浙直公奮然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
請拏郎中十二月公將至浙賊聞而遁去公計平賊
上策當禦之海外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與嘉
興兩次下海泛大洋至鮫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
海船督諸將泊崇明沙沈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

十級餘賊走三沙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
右通政於時江北巡撫李遂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
鏜往援公以江北以寢重地乃以三沙賊檄鏜堅
守身往江北與李首尾擊賊敗之于姚家蕩又敗之
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
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
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公每以此自愧其斬
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
公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

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
未幾陞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
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強赴官值歲歉請于

朝得餘鹽銀二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
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公素仁心不忍見
民之饑死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卽有變于內倭
寇乘之貽患不細故于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治
軍旅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
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

堂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聞天鼓鳴於舟上者三而公氣絕

焦弱侯論曰嘉靖己丑唐公應德羅公達夫同爲舉首一時以爲連璧云達夫一斥不復用世以難進歸之應德晚節爲分宜所薦至今以爲詬病不知爲達夫易爲應德難也嘗觀易之否以包承小人爲大人之吉甚且包羞而不辭唐梁公叟師德周旋女主之

朝豈誠戀戀于腐鼠者流哉。非隱忍堅決將取日虞淵之功。終委之溝瀆。固志在天下者所不忍出也。始島夷躡姑蘇。戟嬰兒爲戲。公一見痛心疾首。憤不與之俱生。此其志何如。而可以硜硜之節繩之哉。漢人有言。中世選士。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乃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嗚呼。世多隱情。惜已之人。殆難與道此也。

光祿少卿羅文恭公

事 永陵

公名洪先字達夫吉水人自幼端重不爲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攘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宜人識者知非埃壚人也十一歲讀古文慨然慕羅一峰公之爲人年十五聞陽明王公講學虔臺心卽嚮往遂卑視舉子業常歛目端坐同舍生誚之曰是羅道學先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二舉于鄉時同里谷平李公家食公師事

之嘉靖八年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御批云

學正有見言讜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及

第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明年告歸已而丁外艱哀慟

深至苦塊蔬食不入室者三年一日讀楞嚴經得反

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覩其

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

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

春坊贊善疏請預定東宮朝儀忤旨罷爲民家

居削跡城市應酬禮文辭受取與一裁以義不徇時

局人不敢干以私，親賢問道，撝謙求益，未嘗以言詞先人。然瞻其容止者，非僻爲之潛消，遊衡嶽，僧楚石密授以外丹，拒而不受。里中得石洞，故爲虎穴，荆莽蓊鬱，闢之可容百餘人。命曰石蓮，自是多洞，居時出聚友於雪浪閣，四方縉紳士人請益者日衆。贛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寢，而嘗郤臺省餽坊數千金，貯縣帑，檄縣取爲構室助。竟辭之。荆川唐公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某欲爲未能者，得兄任之，卽此自效。」

可也。奚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荅書願畢志林
壑。年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
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荅曰。是偶然。不足
道。比荆川訃至。哭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瀝重爲
民病。戒里中按畝收賦。督冊憲使。卽以邑冊請公任
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懽若更生。比疾作。子世光適
赴省試。家人問何言。荅曰。兒歸。但語以莫厭窮。窮固
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歛手。端默
而卒。年六十有一。公學始致力于踐履中。歸攝于寂。

靜晚徹悟於仁體丁巳學憲王公宗沐訪石蓮洞中
問靜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
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茲非至靜爲
之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
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
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后能靜知止所
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言乎其功
也而謂任心之流行以爲功者吾嘗用其言而未有
得是以守吾陋而不知變非敢倡說以眩人也壬戌

王公畿以專靜不達順應爲疑訪于松原問近日行持何似曰近覺一切無有雜念卽感應處便自順適龍溪曰工夫有先後否荅曰卽如均賦一事終日紛應吾未嘗憎厭執着放縱張皇褻侮偏黨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一切雜念不入亦不見動靜二境自謂卽靜定工夫非專以默坐時爲靜而動應時無靜也又曰陽明詩曰良知底用安排得此物由中自出世間豈有現成良知良知非萬歿工夫斷不能得也今人誤將良知作現成看不知下致良知工夫奔放馳逐茫蕩一生有何成就又曰吾輩所

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蓋自有知以來積染成習如油入麪未易脫離誠不可以平日虛見爲得手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歛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耳語具所作松原志晤中明年錢緒山公德洪以陽明王公年譜成請序公爲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特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副夙期者多矣甲子郡節推周弘祖問學公手書冊曰落思想者不思卽無落存守者不存卽無欲得此理炯然隨用具足不由思得不由存

來此中必有一竅生生竅然不類又曰此非可以倖至也却從尋求中得由人識取蓋卒之先一月也公於陽明王公之學極其尊信而後學見公躬行之實旣慕服於是因公之言而益知王公之學爲當尊信王公之學得公以身發明之其有功於斯道大矣公始歸田攻苦淡鍊寒暑躍馬彎弓考圖觀史其大若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邊防戰陣車介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至人才吏事國是民隱彌加諏詢曰苟當其職皆吾事也年垂五十覩時事日非乃

絕意仕進然饑渴由已撻市引辜之衷未嘗一日忘
天下士想望其出以下治平而竟不果隆慶元年
詔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叅政羅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汝芳字惟德別號近谿江西南城人正德乙亥生甫三歲偶念母而啼父抱之卽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倏變乃爾爲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體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

水鏡無二久之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
言求之病漸愈庚子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
危病生死得失能不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體
仁也公曰非制欲安能體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
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
此體仁何等直截子患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
性之息也公時如大夢得醒遂下稠人中稽首師事
焉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
不就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從

姑山房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公略爲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爲釋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論道。徒成畫餅。饑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

清忽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公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公愕然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體漸失，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公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從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爲功課。一時彬彬有弦歌風。歲大計，以守入覲，見華

亭相徐徐喜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公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爲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允幸徐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已者卽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公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柬之不知梁公徐曰我何以不知梁公公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柬之卽不然柬之雖去而柬之所舉亦自有在夫復何

憂徐首肯公復曰宗社以人心爲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徐躍然喜翌日大會靈濟宮公娓娓發明音吐洪鬯興起者不可勝數迺郡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盱江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江陵相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默然補東昌守治東昌如寧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爲開水利塹城

濠省徭役政暇召同志講學信從益衆轉藩叅贊捧
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江陵
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
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
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
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
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
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
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見之不到徃徃

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
絕筆明日爲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
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
許之次日命諸孫掖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
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侍郎殷公

事

永陵

昭陵

今上

公名邁字時訓南京留守衛人生而氣貌淳靖有雅志居恒自奮曰學不究本原徒取世資非夫也辛卯舉於鄉及入太學與何善山游因聞陽明先生緒言益自砥礪辛丑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乞南改驗封滿考晉文選郎中出爲江西叅議擢貴州督學副使疏請致仕丁卯穆廟改元用薦者言起原官視學兩浙歷江西叅政按察使四川右布政晉南太僕卿請告還癸酉今上在御復就家起公南京太常卿尋

陞禮部右侍郎丙子南大司成缺僉議非公不可強起公視職居數月復稱疾疏一再上允致仕公自筮仕至卿貳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前後連起公右職皆迫而後應論薦者以致公一出爲重始公以南驗封考滿如京士論擬留公北銓力辭不就每進輒引遠若不屑事至所居職恒辦乙卯提調江西試事稱得人於浙掄士一先德行諸生中有以出妻抵誣者獄久滯公暴其枉釋之夫亡而嬖從死議者欲旌其節公曰婦節以守死不二爲貴從死非

中制也。議者避公在太僕。值問政寢弛。吏因緣爲姦。公隨事振刷。不辭煩細。至典國學。則申嚴功令。開示名理。六館士喁喁嚮風。其得大體類若此。性尚玄泊。恬默寡交。縉紳大夫或造請公不得。至海內士與公氣類者。貽書不遠千里。以學術相辯證。少求格致之義。不得其說。至哽咽終日。究心中庸證諸內典。已而澄思靜照。久之忽有省。自言一日於幽寂中恍惚見其良心。始知此心虛融周遍。而身內有形之心。非吾心也。其所得亦可窺其崖略矣。陸公樹聲稱公坐鎮。

雅俗似房次律。急流勇退似錢宣靖。洞明宗要則楊次公。晁大傳至其信道之篤。不言而默成。視理學諸儒不知何如也。所著有懲忿室慾編。逍遙訣。測言。閒雲館野語。行於世。

左諭德張公

事

昭陵

今上

公名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其先蓋蜀之縣竹人宋相忠獻公之後也徙家越之山陰代有聞十傳爲贈吏部主事詔生天復以進士官至甘肅行太僕寺卿配劉安人生公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安人憐之戒無溺苦於學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知總角時嶽嶽負意氣數矢口談時政得失人物臧否太僕公故抑之不荅也會楊忠愍諫死公遙爲誄詞慷慨泣下霑衿太僕公乃色喜大奇之嘗讀

書至朱子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文成良知之說遂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數上公車不第下帷龍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卽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壹何陋也戊辰歸自京師而太僕公有滇難蓋太僕公故嘗副滇臬擊武定叛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君身披太僕公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事者比有詔免太僕公官歸越復馳如越履及門血縷縷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

射策賜第一甲第人授翰林脩撰君自以遭逢
聖明釋躋取上第廩廩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
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第雍容以文
墨相高稍涉事輒引代庖爲解君獨聚徒講求世務
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
爲首鼠兩端今上元年君嘗疏直御史某且請進
講列女傳于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戊寅免太
僕公喪起家奉旨教習內書堂公曰若曹星近
皇位不可去可使習爲善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

鑒錄自爲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尋管理
誥勅直起居館會皇子生奉書告楚藩因上匡廬浮
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具槎間漫筆中丁亥
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爲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
讀清理武黃尋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
明主方莘莘嚮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
畢智以廸宸聽非夫也每喁喁然盟心待對冀有
所感孚焉初上御曆覃恩公卽疏白太僕公冤狀
請以恩及已者移太僕公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忤

旨格不行君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
之役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
事明主而不能爲父洗沉寃長負君親吾死爲
後蓋居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讐志以歿願
以身代父報國而卒且微國恩報父故終其身
有緹縈之恨竟以此鬱鬱致疾疾革顧弟子呼
下者再又曰朝廷亦多有人乃瞑公平生雅志聖
賢之學宗王文成然不空事口耳顓務以實踐爲基
嘗曰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

徒剽文成之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末流乃岐之
非是。手摘考亭所論著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
朱子摘編。以祛世儒之惑。特操端介。絕不喜姸姸事
人。然坦焉躡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蓋公之
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炎時。卑者蟻附。高者鷙鳴。
而公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同門曰。某門人也。早
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卽
死弗爲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
侃侃無少避。如議賦法。議不毀兩賢祠。議祀四先生。

于學越人至今誦爲美談天性孝友侍太僕公若安人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藥藥柴瘠喪葬悉遵古禮盡革燕賓崇佛諸敝俗越人化之有異母弟二人太僕公病以屬公公拊之恩義隆備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蓋公行誼力追古人其文章春容爾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太僕公作山陰縣志未成公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志會稽縣志義嚴褒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于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

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于家、

侍郎楊公

事 今上

公名起元字貞復別號復所廣東歸善縣人弱冠賊躡東平焚民舍公爲亂兵所掠從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明歲中鄉試第一人年二十一耳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績學邂逅盱江黎允儒慨然相得也黎爲近谿羅先生之甥爲述先生言行甚具公大契於中業駸駸嚮往之矣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已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分校禮闈是歲冊封崇藩歸省覲還朝取道盱江執贄羅先生而稟學焉往

復參證因大悟性命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先生會語爲答問集又摘其論仁者爲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者爭傳誦不置己丑復分校禮闈三月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纂修玉牒充經筵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語具集中壬辰復分校禮闈先後所得多名士聞父喪奔還服闋起國子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右侍郎修皇陵功成上命祭告公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公卽中

庸首章反覆開諭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復上
恭勸勤學疏踰月輯高皇帝御製集刻行之於其
中稍爲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
吏部戊戌召爲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
夫人卒於官舍公扶櫬還已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
鍤哀毀之餘感寒疾以是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
平生事親孝與弟友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耳不欲聞
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
意諭戒之而已一聞羅先生之學銘心刻骨無須臾

忘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
居以爲常四方之士受學者屢常滿戶外公隨機指
授人人躍然意滿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爲宗
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卽聖人
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卽心愚夫愚婦之知
能卽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覩共聞卽不覩
不聞之本體大抵皆本父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
而疑中而譁以辯久之羣然服者以公之言取成於
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

編楊子學解論學存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
沙語錄證道書義等書行於世

續藏書卷二十二終